

# 素錦的香港往事

穆欣欣

七日談

(澳門篇)

偶然發現，九月一日是「世界寫信日」——「旨在向古老的交流形式致敬」。可不是嘛，對於很多人來說，寫信已成為一件遙遠而古老的事。木心的《從前慢》說：「記得早先少年時，大家誠懇懇，說一句是一句……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讀大學時，每周往家裏寫一封信，我媽也是每周寄我一信。至於我爹，時而寫信，時有「金句」。他從來主張看戲要看現場，「千學不如一看」，而一旦上課和看戲衝突時，他給我的選擇也絕不含糊：「有課上課，有戲看戲。課天天有得上，戲不是天天有得看」。

大學畢業後我去了葡萄牙一段時間，父母保留了從葡萄牙寄回的家書。保存有一定量的家書，從中得見一個人、一個家庭的生活史和生命史。很可惜，我家沒有保留下來的，是我媽和她姐姐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通信。這對親姐妹從一九四九年分離——姐姐去了香港，妹妹留在了內地，三十年沒有見面，全靠通信，字字句句是布滿歲月的針腳。除了書，「展信安」——也是我從小的日常閱讀。

想起這許多，是因為最近讀了一本書——《素錦的香港往事》。作者鍾情於收藏紙品，如名片、戲單、契約、賬本等，也包括書信。此書的起點是作者以九百元價格在舊貨市場購買一名叫素錦的女子寫給家人的信，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六年二十年間三百二十六封、共計四十萬字。作者認同這是「個人歷史寫作，那些帶有體溫記憶、有細節有識見，填補了宏大敘事留下的空隙，讓人離歷史現場與真相更進一步。」

寫信的素錦是從上海到了香港的上海女

子，這些信記錄了素錦二十年的香港生活，讓讀者從個體看到香港的社會變遷，我不期然地想到了我的姨媽，也是這樣自香港給住在內地的媽媽寫信。

素錦，曾為上海歡場女子，當時認識了名叫章文勳的男人，生下兩女一男共三個孩子。後來，章文勳連一句話都沒有說，就帶着正室妻兒去了香港。素錦無以為生，把三個孩子分別拜託鄰居、親戚照管，向上海市政府遞了一紙申請赴港，為的是去找章文勳，讓他負起養育兒女之責。

一開頭就充滿了故事性。一路讀來，生活在香港的素錦、章文勳、親戚小媳婦、像插曲一樣出現過的張先生等人的形象，在讀者眼前漸漸具體豐滿。素錦的通信對象是在上海的妹妹素美。二十年素美夫婦全力擔負「代養」素錦三個孩子的責任，雖說素錦不時有生活費、物資等寄回，日復一日的撫養之責，不盡是物質之事，而是殫精竭慮的心血。難也難在孩子們是「別人」的，這其中自然就有了輕重權衡的分寸。我和作者一樣，更喜歡素美，純粹、善良，文采甚佳。素美的丈夫路臨軒畢業於中法學校，從事英語、法語翻譯工作，一九五七年由上海合營銀行虹口區調往俱樂部擔任翻譯，熟悉英、法文，口筆譯都行。上大學是路臨軒的心願，但因為要撫養三個孩子，這個心願便一拖再拖。無條件地接納這幾個別人的孩子，有能力是一回事，更要有心胸。如果把主焦點移至這對夫婦身上，又會有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

素錦，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首先素錦是一個目標明確的人。面對章文勳的推搪、拖延、卸責等不堪，她都有對應的辦法，否則不可能在二十年間總有撫養費寄

給上海。中間她曾經外出工作過，在工廠做塑膠花、在餐廳收銀，但都瞞過了章文勳，怕對方因此而停止給她家用，可見也是有心思的。其次，素錦會過日子，節省是一定的，但有品位、會打扮確實是女人的加分項，「出門穿得整齊齊，頭是頭腳是腳」，「雖拮据卻不露窘相」。她在香港為數不多的親朋之間該有的人情禮數做足，秉持「富出門，窮窩家」的原則。三是有自知之明，外室身份是她最大的痛處，生活圈子只限於親戚熟人，不大願意同人交往。她給妹妹的信裏這樣說：「所謂自重，免辱也。我不是不擅詞令，談笑風生也會，但因悟及種種寧被人視孤僻，避免引起身心不快是自知也。」

我們看到一個溫婉的、伶伶俐俐的上海女子，和歲月一起融入香港，活成「硬淨港女」：「我看淡了所有的人」「人人都有一股勁，不服輸不肯認低不肯吃眼前虧，所以個個硬邦邦，沒有也講有」「不要做阿福壽頭，做人你自己不精明，人就會吃掉你，連骨頭也不吐，香港就是這個世界」。偶爾，也露出「很上海」的心態，比如評價香港的西餐：「十分整腳，沒有上海那樣的好味道。」

信裏，有香港的日常生活、物價，也不經意地記錄了香港的大事，如颱風溫黛襲港、香港制水、銀行擠提、股災、英鎊貶值物價飛升



▲《素錦的香港往事》書信原件。 央視《讀書》視頻截圖

等，是小人物在大歷史中無聲的碰撞。其間，還有素錦和一位張先生的感情插曲。這位張先生曾對素錦有過金錢幫助，素錦也動過放棄章文勳、帶着三個孩子投奔張先生的念頭。但最終這位「普普通通的男子，對這個女子的確動過心，但動心的程度，還不足以接納她全部的附加負擔。」這就是中年人的愛情，既然不足以讓現實中的問題消失、既然生活還得繼續……

更令人嘆為觀止的，是素錦在一封信裏顯露出的文學情懷。她嘲諷章文勳是《大衛·科波菲爾》中的趕車老頭和巴爾扎克筆下的孤寒財主，只吃清水麵包。信寫到興頭上，還給妹妹薦書：「今後有機會你們應該看看羅曼·羅蘭的書，裏面涵義甚深。」

我想到羅曼·羅蘭這句話：「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它是托起素錦至暗人生的那根救命稻草嗎？

## 如何文旅

近日在一些交流活動中，與不少內地藝術家見面，聽他們分享在各自領域推動文化藝術傳播的探索和實踐，很受啟發。如今許多城市都在推廣文旅，顧名思義，就是探討如何以文化藝術為媒，推動旅遊業發展，促進消費，最終提升一座城市的經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

如今互聯網高度發達，社交媒體蓬勃，在相當程度上改變甚至重構了內容生產和傳播的生態。在此情景下，文旅發展自然也無法延續「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傳統路數。文化藝術產品的推廣、特色IP和景點的打造，不單需要優質且有新意的內容，更需要在傳播方向和方法上多下功夫。相應地，藝術創作者不單需要練習基本功，更要懂得互聯網語境下傳播的邏輯和模式，用目標受眾喜歡且樂於接受的方式與他們對話和互動。在「人人都是藝術家」的年代，僅僅有好內容而不懂得講好故事，是難以得到關注和認同的。泡泡瑪特的Labubu和Molly，哪吒系列電影及周邊文創，乃至最近熱映的動畫電影《浪浪山小妖怪》等，都是戳中人們笑

點和淚點的例證。

一座城市文旅的推廣，需要的不僅是多才多藝、十八般武藝各展身手的文旅部門工作人員或相關負責人，更需要每一位普通市民的參與和助力。只靠明星和名人的知名度和流量來推廣產品、景點或整座城市形象和氣質，在如今自媒體快速發展的情形下，顯然是不夠的；所謂「高手在民間」，更多有活力的、扎根在熱氣騰騰生活中的「素人」參與到整個藝術文化語境建構的敘事中，唱一首「合唱」，奏一部「交響」，或許比獨唱和獨奏更引人共情。

若探討香港文旅發展的題目，我想也可借鑒這樣的思路和策略。香港的在地歷史多元、豐厚，不同文化在此交織對話，共同塑造其獨特的「熔爐」樣態。在這個過程中，非遺傳承人、民間曲藝高手、素人書法家和畫家、製瓷大師、茶文化愛好者等等，都是呈示香港藝術文化多樣性的、活潑生動的主角。如能講好他們的故事，邀請他們在線上線下不同渠道講述各自的經歷和藝術旅程，或許更能引起外來遊客的好奇和興趣。

在新的傳播語境下，一座城市的「出圈」，不僅關乎經濟實力，更要看它是否有趣，是否生機勃勃。



## 英倫漫話

江恆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英格蘭有大片土地是由埋藏在地下上億年的巨大白堊岩所構成，其由來和象徵意義更鮮為人知。曾經有英國電視台的知識問答節目，提到倫敦市中心一個名叫 chalk farm 的地鐵站歷史，有人猜測此地當初可能是粉筆產地，結果鬧出笑話。實際上，英文 Chalk 是指白堊岩，一種柔軟、白色、多孔的沉積性石灰石，似乎與粉筆又有點沾邊。而地鐵站名字的來歷與白堊岩不無關係。按英國地質調查局的地圖，白堊岩在英格蘭分布廣泛，從約克郡東海岸開始，沿着崎嶇的海岸蜿蜒而下，直插到內陸地區的南部，白堊岩以索爾茲伯里平原為中心，放射狀延伸出四個巨大的山脊。以倫敦市中心的牛津街為例，從混凝土、黏土、沙子和礫石依次向下，有一塊巨大的白堊岩躺在黑暗中，就像一座地下冰山，最厚的地方達到二百米，因此該街區又被稱為「白堊懸崖」，借喻同樣以白堊岩聞名的英國景觀七姊妹懸崖。

據史料記載，一八二二年比利時學者奧馬利達魯瓦創造了白堊紀一詞，來源便是英吉利海峽兩岸的白堊層，其英文 Cretaceous 源自拉丁語 Creta，是白堊土或石灰的意思。按地質學家的說法，大約一億年前，當地球進入暖化期，海平面迅速上升，大片陸地消失在海浪下，這個階

## 歲月之石

段便是白堊紀。通過對今天發現的白堊紀地質研究判斷，當時水中充滿數十億種稱為球石藻的微生物，在牠們死後，其骸骨沉入海水中，數量之多以至於有些地方的海洋變成了乳藍色。在海底，微生物的骸骨堆積起來形成軟泥，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軟泥逐漸壓實和硬化，最終轉化為白色岩石。

對於白堊岩的真實外觀，英國作家海倫·戈登在《深時筆記：穿越我們過去與未來世界的旅程》一書中描述，它是中等硬度、淺灰色、塊狀的，並且能從中分辨出死去的海洋生物，如果將石頭分成兩半，會露出棕色的管狀蠕蟲、像腳趾甲一樣的腕足動物外殼，以及菊石的完美螺旋狀。書中寫道：走在白堊岩的表面，近距離觀察，土壤呈現淺灰色且乾燥，踏上的腳印看起來就像在月球上一樣。腳下的小路是淺棕色的，薄薄的表土被風吹走的地方，變成了亮白色。

另一位英國作家尼古拉·切斯特在《鄉村日記》中也描寫了白堊岩的獨特之處：六月，白堊岩上的夜光最明顯，如夢似幻。黃昏時分，我順着小路往下走。從這裏到繁榮農場的老巷，看上去是用混凝土鋪設的，但實際上是磨損已久、用蹄子錘打、車輪硬化的白堊岩，比柏油路面還要堅硬，而且光滑，帶有微弱的藻類水彩光澤。這裏的土壤非常薄，白色的骨頭透過綠色的皮膚閃閃發光。

儘管白堊岩在英國較為常見，但很長一段時間並未被人們重視。一八一五年，

有「英國地質學之父」稱號的威廉·史密斯繪製了第一張全英國地質圖，顯示了煤炭、石油、銅和錫等礦藏分布，幫助塑造了英國工業革命的發展，但圖中唯獨對白堊岩沒有太多闡述，因為它的經濟和利用價值不高，甚至由於太軟而不能用作建築材料，因此沒有必要詳細地研究它。

隨着人類科技不斷進步，白堊岩的價值也逐漸得到體現。以修建英吉利海峽隧道為例，由於白堊岩硬度不高，是最適合隧道挖掘的地質層之一，工程師盡可能選擇白堊岩層來規劃最佳穿越路線，為此節省了數十億英鎊，包括英國北方高速鐵路等交通系統，都是在白堊岩中挖掘隧道。同時白堊岩因具有高度滲透性，不僅有着巨大的含水層，還充當了天然過濾器，由它排出的水是理想的飲用水。自來水公司為此專門尋找流過白堊岩的水源。此外，英國盛產的氣泡酒 (Sparkling Wine) 也離不開白堊岩，其不僅適合釀酒的葡萄品種生長，因石灰岩質洞穴終年低溫，也有利於釀酒的酵母保持活躍。比如英國北丘陵的白堊地質與法國東北部香檳產地極為相似，北丘陵葡萄園現在每年生產近一百萬瓶葡萄酒和氣泡酒。

有趣的是，儘管白堊岩分布在英吉利海峽的兩岸，法國也有一組陡峭的白色懸崖，當地人稱之為 Côte d'Albâtre (雪花石膏海岸)，但英國人卻常常認為白堊岩是自己獨有的，在明信片上和茶巾上，白堊岩風景圖案總表現出一種獨特的英倫風情，折射了英法在文化上的糾葛。

## 塵心如洗

和不安，甚至惆悵傷感。時間的迅速常令人念起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序》中所說：「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而時間在自然中的律動卻是慢性子，像一首慢節奏的樂曲，如此舒緩而悠閑，哪怕是季節之間的更迭交替，也是妥帖周到，自然而然。尤其是在草木上，時間從來都是緩慢靜謐的。當從一己的生活俗務中跳出來，即便不去幽靜的山林，只是看看周圍的人事風景，看看身旁的樹木青草，感受一下拂過臉頰的風，欣賞一下樹影間跳躍的陽光，心情也會變得舒緩輕鬆。

此時，我聽着窗下秋蟲的鳴唱，又想起白天街邊一角那個小小園子。就在公交站不遠處，一邊是喧嚷的街道，一邊是龐然的高樓大廈，小小的園子中一條小徑，幾棵茂盛的小樹，一叢修竹，小小的一片荷塘，一張古樸的石椅，卻有着悠然世外的清幽。荷塘裏荷葉青碧，一朵粉色的

荷花安安然綻放着，篤定灑然的模樣似乎把季節拋開了，草木凋落的秋天和它無關一般。

本來還有好幾站才下車，但因為這朵靜謐的荷花，在秋天還開得那麼專注那麼旁若無季，而願意為這樣的一場花開停下趕路的腳步，讓自己的心也跟着慢下來，感受生存之外的一些不可或缺的詩意和浪漫。

我在清涼古樸的石椅上靜坐，對面是安寧幽靜的荷花，猶如知己一般，這樣從現實生活裏突然走神的小小的一段時光，神奇而美妙。與荷靜坐的簡短時光，宛若知己對談一般心靈相契。人生是一場修行，一路上遇見風景都意味深長。有一天，也許自己也能像一朵荷花一樣，在喧囂世界裏擁有寧靜安篤的能力。

不止是荷花翠竹淨化身心，走進自然，感受自然，這些悠然愜意的緩慢時光，正是「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這樣的心田就像雨後的天空，寧靜，澄澈，高遠。



## 黑西札記

李夢

近日在一個展覽中，看到一幅巨大的、色彩斑斕的掛毯，上面繡滿了各種圖案和符號。這幅掛毯是「銜尾蛇之歌」的一部分，由中西女性藝術家共同創作。展覽正在上海久事美術館舉行，作為「2025西班牙藝術季」第五場展覽，展覽匯集了四十餘位中國與西班牙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及重要收藏，旨在傳遞和展現兩國文化的深度共鳴。



## 「銜尾蛇之歌」

「銜尾蛇之歌」：中西女性視角下的藝術和收藏」正在上海久事美術館舉行。作為「2025西班牙藝術季」第五場展覽，展覽匯集了四十餘位中國與西班牙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及重要收藏，旨在傳遞和展現兩國文化的深度共鳴。



## 市井萬象

新華社



## 如是我見

歌詠菊

木茂盛。心急的是我們，大自然總是慢悠悠的。

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園林綠化工人推着割草機的身影，聞到野草的清氣。路邊樹蔭下，依舊停着賣西瓜和香瓜的車子，從旁邊過，空氣裏瀰漫着西瓜的清甜，香瓜的芳香。恍惚間，彷彿秋天是很遙遠的一樁事情。

這就是換季之間的妙意，也是大自然的深意。時間，在鐘錶上的幾個指針間走動，看着它們「噠噠」走動向前，一秒又一秒地流逝，再也不會回來，總會不由得緊張